

拿遍大奖的颜丙燕立起了一个又一个人物

她让对手叫绝



另类谍战剧，真的赢在『一地鸡毛』？

◆ 孙佳音

有一部电视剧，前日迎来大结局。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，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，它却在播完之后，依旧被热烈地讨论。有观众说，“被骗了”，本想来看一个谍战剧，没想到追完了一部婆婆妈妈的家庭伦理剧；也有观众说，“破防了”，原来中年人的爱情可以这么好哭，原来37集从没说过一次“我爱你”的间谍夫妇爱得如此隐忍、克制，也热烈；还有观众说，“难受了”，他们明白李唐和丁美兮选错了路，人生不可能有完满的结局，却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他们要不是间谍该多好啊”……无他，这些观众被电视剧《对手》触动了，感动了。

很多人调侃说《对手》是“间谍讨薪记”。电视剧的许多场景，在间谍两口子的家里完成，在饭桌上，在卧室里，他们聊鸡毛蒜皮，商量如何催经费。郭京飞饰演的李唐，穷到装不起牙套，委屈得想要把自己举报换得五十万赏金，于是他们便有了“百万夫妇”的花名。

但，《对手》真的赢在婆婆妈妈，或者一地鸡毛吗？

是，也不是。说是，是因为《对手》非常日常，非常写实，让人几乎要以为这故事正发生在自家对面的窗户里。很多观众注意到李唐顺手把李小满吃剩下的饺子皮吃掉了，却没太多人发现，几乎每一场在家吃饭的戏，李小满都会自然地吧腿搁在李唐腿上，这是属于父女间的一份亲昵。

说不是，是因为这一份家庭生活的烟火气，以及所有让人物更扎实，有可信，更能打动人心的细节，都来自于剧本阶段的悉心创作，也来自于每一个好演员的二度创作。比如，段迎九家里卫生间那根咸鱼一样硬邦邦的毛巾让人惊叹到近乎错愕，颜丙燕说“很真实”，她跟国安干警聊天，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比段迎九更辛苦，更敬业。又比如，丁美兮每次执行完任务，都要刷牙，当她穿着好看的裙子，走进逼仄的弄堂，麻木的表情下，掩着内心的挣扎和厌恶，也让人窥见间谍这份工作对她的残忍碾压。这些细节是谭卓自己加的。

我想，打动谭卓、郭京飞、颜丙燕、宁理、焦刚等好演员的，让他们较真地创作的，是《对手》里的这一份真挚。那些寻常生活里的无奈辛酸和咬牙坚持，那些人与人之间不易割舍的羁绊，足以打动所有人。

《对手》的成功，再一次证明，主旋律作品也可以好看，很好看的电视剧也可以很高级。生活的温情、艰辛和无奈，人性的贪婪、善良与权衡，总有一处，会击到你。



角色什么。”

老段，最早是“他”

“我拿到剧本的时候，段迎九这个角色还是个男的——编剧王小枪老师最早写的就是一个男性角色。”颜丙燕说，后来拍电视剧，大家觉得如果这个角色是女性，会更有意思，“所以我看剧本里面还都是男的‘他’，行动、语言，还是一个男人的状态。我完全是像看小说一样，太有意思了。那时候我就开始想：如果把这个角色变成女的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演会怎么样？”一个好的角色，极大程度地刺激了一个好演员的创作欲望。

作为女演员，颜丙燕一直还有个心愿，她希望能以特别接地气、贴近普通人的方式去演绎影视剧中的女领导，“以前每次都有人说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大家按照很保险的方式塑造，还是刻板了一些。”段迎九彻底圆了颜丙燕的心愿，“她是个普通女人，只是从事了一个不普通的职业。她只能顾得了工作，疏远了家庭。我很理解她。”

角色，无限贴近

有理解，还不够。“段迎九是个能追能跑能打的行动组组长，所以我去健身。我平时体能各方面还可以，也练过拳击，又是舞蹈演员出身，打戏动作没问题。唯一的问题是我身高，只有163（厘米），如果打戏遇到稍微壮一点的人，我一翻手把人家摞地上了，谁信啊？我就请了一个搏击教练，想练一身腱子肉。”没想到教练跟她说，两个月想练一身腱子肉，不可能，“要看起来壮实一点，只能每天多吃肉，多吃蛋白质，还得戒糖，终于进组的时候状态就还可以。”

说起为演好角色所做的准备，颜丙燕语速很快，但裹着坦然，“素颜也是角色需要，段迎九这样的人，哪儿有时间每

天上班之前还打个底、刷个睫毛毛？能洗把脸、刷个牙就不错。”多少让人心疼的是，她把一头及腰长发一刀剪短，“长头发是刑警大忌，人家只要薅着你头发，你就很被动了。”

就这样，平时喜欢花花草草，喜欢养鱼，还是个持证咖啡师的颜丙燕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段迎九，一个利落、干练，甚至有几分“铁憨憨”的女干警。她说：“你越透明、越干净、越是扔到人群里没有特点，你拿到的每一个角色，就越可能贴近角色本身。”

较真，只为作品

“我是从业余选手走过来的。”舞蹈演员出身的颜丙燕说自己是觉得“好玩、有意思”才半路出家。最早时候，她只能演一些性格、背景、想法跟自己接近的角色，而且还是配音。“我发现自己说话吐字不清楚，我就有意识地跟着《新闻联播》学，他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录下来，反复来回听。我原来是跳舞的，有特别严重的八字脚，我也开始改。”

颜丙燕说很多时候自己只有笨办法，“拍医院的戏，我会去医院的急诊室，像急诊医生一样上班，看他们怎么接病人，我还会拿冬瓜套个丝袜，天天练缝合。”她笑哈哈地解释了“中年妇女”的质感来源，“我刚刚拍完的一个电影，演山里的大货车司机，增肥增到120多斤，一切都要以角色的需求和真实为主。”

演戏较真这个事，颜丙燕大约已经名声在外了。但她说在《对手》这个剧组，“大家都差不多，是有一个氛围在的，哪怕是在剧本围读阶段，大家都特别投入。你说矫情也好，较真也好，真的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再好一点，再严谨一点，再细腻一点，再有意思一点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文体人物



颜丙燕是谁？一个月前，很多人会挠挠头。尽管，她凭借电影《万箭穿心》拿下了包括华表奖在内的七个“最佳女主角”；尽管，更早些时候，她凭借电影《爱情的牙齿》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；尽管，她主演的电视剧《远山的红叶》《借枪》《满秋》，无不是观众叫好，对手叫绝。但大半个月前，当她作为全国文代会代表，站在广场上与同行们合影，很多人悄悄问，“那个站在周冬雨和宋佳当中，穿白色羽绒服的短发发中年妇女是谁？”

如今，这个一短头发的中年妇女，用角色响亮地回答，她是国安女警官段迎九，她是演员颜丙燕。

接戏，只为喜欢

刚刚播完的电视剧《对手》，无疑是2021年岁末的一匹“黑马”，将谍战剧生生拍出了生活的烟火气。郭京飞、谭卓扮演的“间谍”夫妇四面受敌，生活一地鸡毛，颜丙燕饰演的国家安全局专案组组长段迎九虽然工作上睿智干练，但生活中却满是对丈夫、儿子和母亲的亏欠，同样五味杂陈。“我很挑剧本、挑角色，以前会刻意挑没演过的，现在基本演得差不多了，以内心感受、生理感受来选择——看剧本，要有汗毛张开、头皮发麻的感觉。看《对手》的时候，我一边看一边已经参与到段迎九的生命和情感线当中，她打动了，我才会接这个角色。”颜丙燕这样告诉晚报记者。

她调侃自己“挑三拣四”，一年可能都接不了一个戏，但聊起如何保护好工作的热情，却非常严肃：“演一个角色，不是因为能赚多少钱，或者能给什么样的奖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不会这样全情投入了。恰恰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爱的是角色本身，想的是还可以给予

